

“北京人”曾开辟北京最早道路



(资料图片)

“要想富,先修路”,是家喻户晓的至理名言。当我们尽享四通八达的交通所带来的福祉时,不能忘记那些早已消失在历史烟波深处的先祖。正是他们以难以想象的艰辛,开辟了最初的道路,令荒蛮的京畿,渐生王者之气,一个享誉世界的现代化都城最终喷薄而出。

“京西路”“京榆路”或许是北京地区最早的道路

几十万年前,“北京人”还是一群萌娃。没有文字,没有语言,但他们要喝水,要觅食,甚至要躲避猛兽的扑杀,只有走出洞穴才能生存。“北京人”是目前所知在北京地区居住最早的古人类,开辟道路“第一人”的使命就落在他们肩上。

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背靠太行山,面向大平原,气候温润,溪流潺潺。“北京人”从距今约69万年到23万年前,在这里生活了40万年。从遗址中发现的十多万件化石和石器中,可以得知当时“北京人”的活动范围已相当广泛,狩猎是每天必做的功课。不难想象,那时的道路在龙骨山地区,应是纵横交错。

蹊跷的是,20万年前“北京人”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,不知去向,成为古人类留下的巨大谜团。1974年,考古学者爆出猛料:在今山西省阳高县与河北省阳原县交界处的许家窑,发现了10万年前的“许家窑人”。其头骨骨壁的厚度,牙齿粗大和嚼面复杂的程度都与“北京人”十分相似,只是脑容量略大。专家们确认,这是进化的“北京人”,是“北京人”后裔的一支。那个千古疑案终于有了谜底:“北京人”神秘消失后,有一支千里迢迢迁徙到许家窑。

从周口店到许家窑,直线距离为200公里,这对原始人类来说是个天文距离,更何况其间还横亘着难以计数的崇山峻岭和峡谷激流。“北京人”的

平均寿命那时只有十几岁,也就是说这支迁徙大军竟是一支不谙世事的“童子军”!整个旅程是极为艰难和悲壮的。他们没有任何工具,披荆斩棘全靠双手,想必不少人会落入山涧或被激流冲走,想必会遭到疾病或猛兽的围剿……那是一条用鲜血和生命铺就的路,很可能是需要几代人才可能完成的伟业。是什么逼迫他们非迁出周口店不可,今人已无法得知。

那么,他们又是沿着怎样的线路,创造了这次不可思议的跋涉奇迹呢?后人作出这样的估测:从周口店出发,向东北到永定河,然后顺河道向北到今门头沟三家店,进入山区后沿永定河向西,穿过河北省,再沿桑干河谷向西北方向挺进,最终抵达今山西省许家窑盆地。聪颖的“北京人”始终沿着永定河和桑干河河谷西行,这无疑是一条最便捷又相对安全的道路。考古学家在桑干河流域还挖掘出了一些古动物化石,其中有不少动物在周口店发现过,也佐证了当年这里曾是“北京人”迁徙的通道。据说,古代的许家窑毗邻一片莫大的湖水,“北京人”不得不收住西进的脚步,栖居于此。

后人把“北京人”摸索出的这条通道称之为“京西路”,是迄今发现进出北京最早、最原始的道路之一。“京西路”打开了北京的西大门,几十万年来过客无数,为促进与西部和北部华夏各部族的交流,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。

两千多年前的东汉经学家刘熙,在他的经典之作《释名》中对“道路”有如下定义:“道者,蹈也;路者,露也。”其意是说,被人们踩踏、没有长出草而裸露在外的地方即为道路。而“北京人”那时所开辟出的道路,该是些“蹈而不露”的“道”了。

千古世事天旋地覆,“京西路”却依然安在,显示出异常强大的生命力,今天已演化成109国道的一部分。这条中国当下最长的国道主干线,起自北京阜成门,终点不是许家窑,而是西藏拉萨市,全长3855公里。当人们沿着宽敞如砥的109国道惬意西行的时候,却全然不知晓那年那月泣血的往事。

“北京人”还以卓绝的毅力打开了北京的东大门。

同样是1974年,考古学者在今辽宁省营口市郊金牛山又有重大斩获,在此发现了距今28万年的人类化石。有趣的

是,“金牛山人”与“北京人”的文化特征有着密切关联,其石器的打制方法、加工方法和类型与“北京人”颇为相似。不过,前者头骨壁厚度小于后者,这说明“金牛山人”进化程度要高于“北京人”。专家推论,周口店与金牛山虽然相距700多公里,但两地当时很可能有交通往来。

稍后,1978年的考古新发现证明了上述推论的正确性:在今辽宁省本溪市南山城子村的庙后山遗址中,其石器文化与周口店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,存在着明显的继承关系。周口店与本溪庙后山相距900公里,40万年前同样可能有交通来往。

于是,人们画出了先祖行走的路线:从周口店出发东行抵达山海关,穿过东西横亘的燕山山脉榆关孔道,沿渤海湾海岸转向东北,在今辽宁省盘锦市分道,一路向东,抵达本溪,一路向东南抵达营口。从北京到榆关的道路,后人称之为“京榆路”,这扇被打开的北京东大门应该有20万年以上的历史。“京榆路”如今已经演化为102国道(北京至哈尔滨)其中的一部分路段。

尽管“北京人”开拓“京西路”和“京榆路”的非凡伟业少有人知,但是他们给后人带来的福祉,永远不会被时间淹没。

这两条路或许就是北京最早的道路。不过,“北京人”到底从何而来?仍然是个世界之谜。1929年12月2日起,中国考古学家陆续在龙骨山洞穴中,挖掘出五个完整的头盖骨化石,而在1941年日军的侵略

战火中神秘消失,至今没有任何踪迹。如果找到头盖骨化石,或许就能破解他们从何而来的密码,北京最早道路的诞生之日兴许就会大幅提前。

“山顶洞人”是“京张路”和“京郑路”的始作俑者

周口店龙骨山是个制造人类传奇的圣地。

1930年,考古学者在此又发现了一万八千年前居住的“山顶洞人”。“北京人”与“山顶洞人”虽然同属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,又同住一个山头,同饮一条河水,却从未谋面,也没有任何遗传关系。考古学家对头骨测量后大感震惊:“山顶洞人”绝非北京土著,而是“穿越”而来的陌生异域客。不过,在“山顶洞人”居住的洞穴里也有意外惊喜:发现了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一带所产的赤铁矿石,渤海沿岸所产的蚶子壳,以及黄淮流域以南所产的巨厚的蚌壳等物。也就是说,一万八千年前北京至张家口的通道已经打开,不然宣化赤铁矿石不会凭空飞来,原始蒙古人也无缘来到周口店落户;渤海湾的蚶子壳再一次印证了“京榆路”的存在;而黄淮蚌壳的出现说明那时已经开发了“京郑路”(北京至郑州),今天107国道(北京至深圳)的渊藪便可追溯到古老的“京郑路”。

异域客美拉尼西亚人祖居在遥远的太平洋西南部的小岛上,而爱斯基摩人则生活在北极高寒地区,他们像神雕侠侣,不约而同来到周口店。这种充满魔幻色彩的超远距离迁徙,实在让人百思不得其解。然而本文关注的是他们究竟通过怎样的路径来此相会?如果有朝一日揭开这桩旷古奇案,那些沉潜在岁月深处,而又不为人知的古代道路将会一一浮出水面。

今天,北京城所有的道路都是上古道路的延伸,都是对先祖最崇高的敬意和祭奠。

(摘自《北京日报》)

被遗忘的女词人

尝对月独歌曰:“万里倦行役,秋来瘦几分。因看河北月,忽忆海东云。”夜静闻邻妇有倚楼而泣者。明日访其家,则宋旧宫人金德淑也,因叩问之。德淑曰:“客非昨暮悲歌人乎?”李答曰:“昨所歌诗,实非己作。有同舟人自杭来,每吟此句,故能记之耳。”德淑潜然泣曰:“此亡宋昭仪王清惠所作寄汪水云诗(汪水云,即汪元量,号水云,著名爱国诗人。汪元量曾以善琴侍奉谢后、王昭仪,后也随三宫一同被俘去元都),我也宋宫人也。昭仪旧同供奉(汪元量)极相亲爱,今各流落异乡,彼且为泉下人矣。夜闻君歌其诗,令人不胜凄感。当时我辈数人,皆有诗赠水云。”因自举其所谓《望江南》:“春睡起,积雪满燕山。万里长城横缟带,六街灯火已阑珊。人立蓟楼间。空懊恼,独客此时还。警压马头金错落,鞍笼驼背锦斓斑,肠断唱阳关。”

在词人的眼里,那万里长城上的皑皑白雪,就是祭奠亡宋丧礼上的素白丧服,那心中的亡国之痛,就像这起伏的燕

山,连绵不尽。站在“灯火阑珊”的晓风中,倚楼遥望江南故土,寄托无限的哀思,恼恨也是枉然啊!放还南归的只一人,纵使高头大马再华丽,一曲断肠的《阳关曲》,凄凄惨惨,能不热泪潸然?后人赞誉:“语调高逸,堪称亡宋之挽词!”

上文提及的王清惠,是南宋度宗昭仪(女官)。陶宗仪《辍耕录》记载:至元十三年(1276)正月,元兵攻入杭州。三月,宫中自后妃以下,都被虏北上。经过汴梁夷山驿站时,嫔妃中一位才女昭仪王清惠在驿站墙壁上题词《满江红》:“太液芙蓉,浑不似,旧时颜色。曾记得,春风雨露,玉楼金阙。名播兰馨后里,晕潮莲脸君王侧。忽一声,鼙鼓揭天来,繁华歇。龙虎散,风云灭。千古恨,凭谁说?对山河百二,泪盈襟血。驿馆夜惊尘土梦,官车晓碾关山月。问姮娥,于我肯从容,同圆缺。”

太液,汉、唐时宫中的池

苑。太液池里的荷花,承受“春风雨露”,喻词人蒙受皇恩。“问姮娥,于我肯从容,同圆缺”,月中嫦娥呀,您容许我追随你,过与月亮同圆缺的生活吗?她幻想与嫦娥做伴,去过那超脱尘世、永远清静的生活。词的结尾情调是低沉的、消极的,然而仔细想想,一个弱女子,此时命运掌握在敌人的手里,对她来说,这样做实在是坚守节操、反抗敌人的唯一可行办法。后来王清惠当了女道士,也印证了她这一心曲。清代袁枚有言:“作诗,不可以无我。”写诗要有诗人自己的个性。从这个角度看,这首词写得很有艺术个性,这也许就是此词七百年来蜚声词坛、传唱不衰的原因吧!

《南村辍耕录》卷三还记载了一位叫徐君宝妻的才女:“岳州徐君宝妻某氏,亦同时被掳来杭……盖某氏有令姿,主者弗忍杀之也。一日,主者怒甚,将即强焉,因告曰:‘俟妾祭谢先夫,然后乃为君妇不迟也,君奚用怒哉!’主者喜诺。即严妆焚香,再拜默祝,南向泣泣,题

《满庭芳》词一阙于壁上已,投大池中以死。”其词曰:“汉上繁华,江南人物,尚遗宣政风流。绿窗朱户,十里烂银钩。一旦刀兵齐举,旌旗拥,百万貔貅。长驱入,歌楼舞榭,风卷落花愁。清平三百载,典章文物,扫地俱休。幸此身未北,犹客南州。破鉴徐郎何在?空惆怅,相见无由。从今后,断魂千里,夜夜岳阳楼。”

南宋宁宗嘉定末,金遣四都尉南犯,掳大批淮上良家女北归,有女题词《减字木兰花》于泗州(见《续夷志》卷四):“淮山隐隐,千里云峰千里恨。淮水悠悠,万顷烟波万顷愁。山长水远,遮断行人东望眼。恨旧愁新,有泪无言对晚春。”其词明白如话,不用一典,看似清淡如水,实则饶有至味。可惜的是,“但传其词而逸其名姓,致无从得知爱国女子之生平也”。

王爱竹(摘自《齐鲁晚报》)

